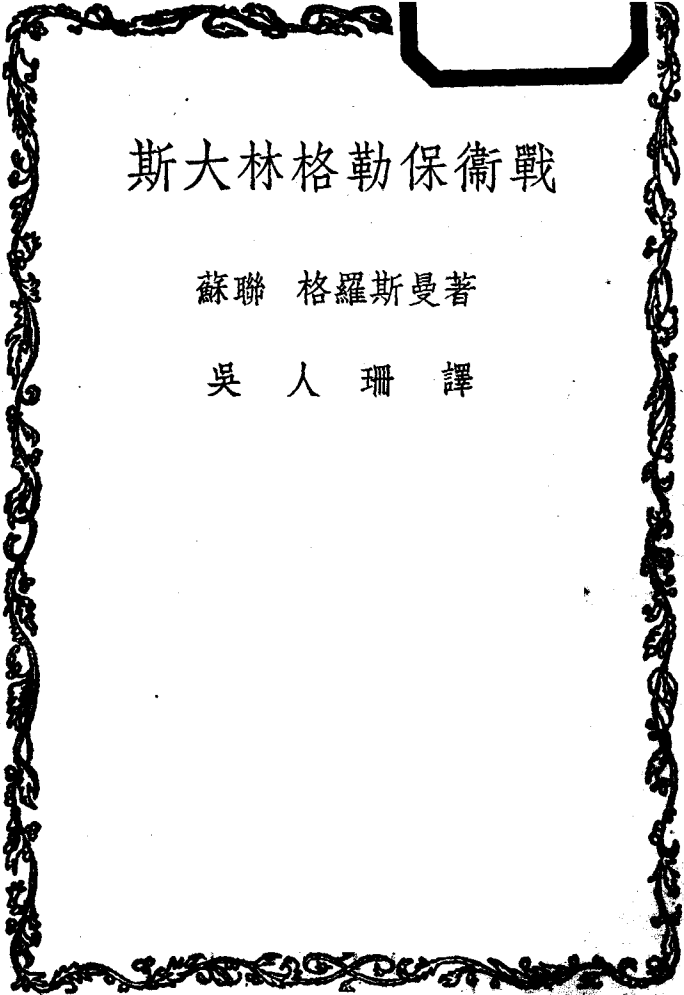


格羅斯曼著

吳人珊譯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世界文學叢書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蘇聯 格羅斯曼著

吳 人 珊 譯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出零三四號
 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冊

原書名 The Years of War(pp.183-276)
 著者 V. Grossman
 英譯者 E. Donnelly, R. Prokofiev
 原出版者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46.

書名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排版者	印刷者	定價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	格羅斯曼	吳人珊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三四六號七〇一室	國營上海市印刷三廠	協興印刷廠	人民幣六二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類別〕文學藝術〔開本〕36〔定價頁〕230〔字數〕81000

本書提要

斯大林格勒的保衛戰是偉大的蘇聯衛國戰爭中重要的一個戰役，這個戰役的勝利結束，就奠定了最後消滅納粹匪徒的基礎。這個戰役的激烈是歷史上找不出比例的。在這次戰鬥中，有着從世界有日以來，從未曾有過的逐寸血戰的街道戰和爭奪多層建築物的每一層樓、每一間屋的戰鬥。蘇聯衛國戰士的英勇善戰，終於取得了這場正義戰爭的勝利。本書作者當納粹匪徒向斯城推進時，就同蘇聯的作戰部隊馳援到了前線，和將士們在一起，堅持了這場大戰，他不但寫出了這場戰鬥是怎樣進行的，而且寫出了士兵們感情上的變化，例如：寫帶病作戰的反坦克槍手「在幹掉了納粹坦克的時候，感到一切病痛都消失了。」

著者格羅斯曼（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Гроссман）在偉大的衛國戰爭中，隨軍前線，寫了許多的戰爭報告文學，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些戰爭報告文學，後來合印成一部戰爭年代，有蘇聯外文出版社的英譯本，本書是根據英譯本轉譯的。



本書著者格羅斯曼戎裝照像

目次

伏爾加——斯大林格勒·····	一
年輕的湯姆槍手·····	一五
一個紅軍戰士的靈魂·····	二六
斯大林格勒之戰·····	四三
察里津——斯大林格勒·····	五七
如柴可夫所看到的·····	九一
主力線上·····	一〇九
斯大林格勒的反攻·····	一三五
軍事委員會·····	一六六

斯大林格勒部隊……………一頁

斯大林格勒前線……………一七四

伏爾加——斯大林格勒

從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是一段長路。我們開着車，沿着引領我們穿過前線地區、經過美麗的河流和綠的城市的道路奔馳。中午，在令人眼眩的藍空下，窒息人的灰塵停留在高空；在破曉，第一道陽光照亮了紅噴噴的山梨菓的時候，我們馳過多塵的鄉間小路，爬上陡斜的大道；我們在夜裏奔馳，月亮和星星在克拉西瓦亞、麥柯河靜靜的河水上閃耀，金色的漣漪在頓河的急湍上搖擺。

我們經過雅斯那亞·波列那。托爾斯泰領地的莊園四周，各色各樣的花朵，雜亂地盛開，太陽從打開的窗戶照進屋裏，使新刷白的牆壁發光。只有靠近德國

人埋着他們八十名死者的墳墓的，那些荒蕪的地點，和那些在托爾斯泰故宅地板上，給火燒焦了的痕跡，使我們記起德國人的侵入雅斯那亞·波列那。莊園重建過了；花又在盛開；這偉大作家墳墓的樸實無華，又使人們的心感動着……敵人的屍首從那附近被移開了，埋在德軍猛烈的重磅炸彈所炸成的大坑裏。現在，沼地的雜草長滿在這些地方上。

我們向前急馳，穿過處於戰爭中的、可愛的鄉間。到處都是婦女在工作，收割，打穀，駕着馬拉的犁，開着拖拉機和收割機，坐在貨車後面，在向前伸出的鐵路綫兩旁的路上，担負起種種危險而艱難的工作。她們是第一個和德國人在雅斯那亞·波列那所放起的火焰作鬥爭的人；那是她們，修平了無邊無際的道路，使坦克、彈藥、給養卡車，在它上面走過。俄羅斯婦女担起豐收的重任——割着麥穗，細着麥束，打着穀，把它送到穀倉去。從日出到日落，她們曬黑的手不知道休息。那是她們管理着這片就在前綫後面的土地，有着孩子和老年人的幫助。

對於婦女們，這工作並不輕易。她們從額上抹去汗水，幫助着馬，把牢牢陷進砂土的重載馬車拉出來。她們在樹林裏揮着斧頭，砍倒巨松；她們駕駛火車；做渡口的擺渡工人；送遞郵件；在集體農莊、國營農場和拖拉機站辦公室裏，她們整夜地工作着。她們一夜夜地巡邏穀倉，看守穀粒。對艱苦的工作，她們不畏縮，就是那些緊隣前綫的有情況的夜晚，也沒有使她們恐懼；在巡邏村裏街道時，她們鎮靜地凝視着遙遠的火光。

有一夜，六十歲的瑪魯斯亞·柏尤柯娃走出去，在穀倉站崗，帶着一根包鐵頭的棍子。早晨，她咯咯笑着對我說：

「天黑了。月亮還沒有出來。唯一的光亮，是一道探照燈光，在天空移動。忽然間，我聽到有人偷偷走到穀倉，撥門鎖。起初，我嚇了一大跳。我想：不管怎樣，像我這樣一個老太婆能做個什麼呢？但是，當我想到，我的女兒們曾經怎樣辛辛苦苦地工作，打下了我兒子的收穫，我變得勇敢了。我偷偷走上前，靜得

像隻耗子，舉起棍子，就像一桿槍似的，叫道：「站住！不然我就開槍！」你真該看看，他們怎樣跑的！用我的棍子，把他們從穀倉攆走了，我幹的。」

俄羅斯的婦女，承担起田地上、工廠裏工作的重担。但是她心裏所帶着的重量，比勞作的負担更重。她一夜夜睡不着，悲傷她丈夫、兒子、兄弟的喪失。她耐心等着一封從她親人——曾經公佈失蹤了的——那裏來的信。她溫暖的、廣闊的心胸和清明的頭腦，幫助她在所有戰爭痛苦的磨折下面活下去。她話裏帶着多少悲痛，她多麼敏銳地了解威脅我們祖國的危險；她多麼仁慈，多麼厚道，多麼忍耐！

我們的軍隊有多少值得保衛、有多少值得驕傲的事物——光榮的過去，偉大的十月革命，遼闊廣大的、肥沃的土地。但是我們的軍隊，也為俄羅斯的婦女而驕傲——世間最偉大的婦女。軍隊會記得妻子、母親和姐妹，怕失去俄羅斯婦女的尊敬和愛情，比死亡本身更怕，因為什麼也沒有比這種愛更崇高，或更光榮

的。

在到斯大林格勒的一路上，我想得很多。路是一條長路。甚至時間在路上也有改變；這裏的鐘錶走先一小時。鳥也不同——頭很大的鳶，它一雙笨重而毛蓬蓬的腿不動地棲息在電綫桿上；傍晚，灰鷹笨拙地拍着翅膀，飛在道路的上空。中午，太陽變得更酷烈。草蛇爬過公路。現在，連草原也不同；豐茂的草不見了。草原是棕色的、灼熱的，蔓生着蓋滿灰塵的雜草和艾草，還有病弱的、可憐相的、葉子像羽毛的野草，貼在乾裂的地上。公牛拉着馬車，一隻雙峯駱駝站在草原中間。我們越來越靠近伏爾加河了。你真的能夠感到，敵人奪取的地區的遼闊；一種可怕的驚恐之感，沉重地壓在你心上，阻礙了你的呼吸。這個在南部的戰爭，這個在伏爾加下流的戰鬥，這種敵人的刀子深深刺入體內的、摸得到的感覺，這些駱駝，平坦、乾透的草原，意味着已經接近了荒地——所有這一切，使人喚起一種驚慌之感。

不能允許他們再前進了。每一步的退却，都是一個重大的，或是不可彌補的災難。伏爾加河上村裏的居民，強烈地感到這點，於是，軍隊就來保衛伏爾加河和斯大林格勒。

清晨，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伏爾加河。在這寒冷有風的時刻，這條俄羅斯自由之河，顯得陰鬱而悲哀。烏雲低低地匆匆飄過大地，但空氣是清朗的，陡峭的白色右岸，和伏爾加河那一邊的砂土草原，好多里外就看得見。伏爾加明亮的河水，在兩塊廣闊的土地之間，自由在地流着，像一條巨大的金屬帶，連結着左右兩岸。在上流河岸，河水洶湧，一塊塊西瓜皮，旋轉着，旋轉着，冲到流砂岸上；波浪搖弄一個浮標，歎息着。靠近中午，風吹散了雲，忽然間天氣變熱起來。伏爾加河在高高的太陽底下閃耀，變成碧藍；河上的空氣充滿一種淺藍的霧靄，低的砂岸，蓋着一小塊一小塊青草，寧靜地從河邊伸展開去。這條最美麗的河流的景色，使人喚起高興而又憂鬱的感覺。漆着灰綠色，用枯枝掩蔽着的汽船，停泊

在河港裏，一縷淡煙幾乎看不見地升在煙囪上面。它們壓住它們吵鬧的、猛烈的呼吸，怕被敵人發現。戰壕、掩蔽壕和反坦克壕到處都是，直伸延到河畔。過去那些曾經是很熱鬧的渡口，一羣羣無憂無慮的人們，曾在那裏等過船，馬車的輪子在西瓜和甜瓜的重載之下，嘰嘰嘎嘎地響，小孩子曾經拿着魚竿坐着的那些渡口，現在那裏架着反坦克槍，雙筒和四筒的機關槍；挖了掩蔽壕；偽裝的卡車，散佈在各處，等着輪班。戰爭來到了伏爾加河。什麼地方的掩護砲火，都不像在這裏，在廣闊的伏爾加地區上面這樣地響着。砲火的轟鳴，沒有障壁阻擋，被這裏的回音和隆隆聲全力地擴大着，猛烈地吼着，從地上升到天空，再一次地從天空落到地上來。這種莊嚴的吼叫，使人們記起，戰爭已然進入決定性的階段，一定不能再退却了，伏爾加是我們防綫的主要地區。每一個夜晚，伏爾加河上村裏的老婦人，一遍又一遍地講着相同的故事：進犯的德國將軍對他的進攻的士兵說：「我的命令如下：我們要攻下斯大林格勒，我們才能前進，才能越過伏爾加」

河。如果我們攻不下斯大林格勒，我們就必得退到我們自己的邊界；我們就不能在俄羅斯支持住了。」自然，這只是一個故事，但是在這個故事裏，像所有的故事一樣，是來自人民的，比許多的所謂事實，有着更多的真理。關於伏爾加河和斯大林格勒，關於這主要的也是決定性的戰爭的思想，牢牢抓住每一個人，不管他是老年人，婦女，工人大隊的戰士，坦克兵，飛行員或砲手。

八月末梢，德軍空襲斯大林格勒。在整個戰爭過程中，德軍從沒有一次施展過這樣一個集中的、有力的空襲。敵人進行了一千次襲擊。他們突然撲下來，猛襲住宅區、市中心區的美麗建築，亂炸圖書館、兒童診所、醫院、學校和學院。一場巨大的火災，冒出許多煙柱，升在斯大林格勒上空，沿着伏爾加河岸，迷漫六十多公里。這個美麗的蘇維埃城市所遭受的轟炸是可怕的。當然，德國人完全明白，所有的工廠設在郊外。但他們還是向商業區襲擊。

與空襲同時，敵人向伏爾加河，向城市的北部推進。一支坦克縱隊，後面緊

緊跟着機動步兵，威脅着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區的拖拉機廠附近。敵人的襲擊，被中校高瑞里克的反坦克部隊，和中校赫爾曼的高射砲擊退。同他們一起與敵人戰鬥的，是來自拖拉機工廠和防禦工程工廠的工人大隊，在他們中間，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槍手、坦克兵和迫擊砲手。坦克、大砲和迫擊砲，從工廠開向或拉到戰場去。在那危急的夜晚，工廠在四周猛烈發作的爆炸轟響和火焰中間繼續工作。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戰鬥的兩天當中，部隊收到許許多多的重砲和坦克。工人、工程師和領班們的鎮靜的勇氣是了不起的。快活的、神經質的沙基斯揚上尉，使自己在這次戰爭歷史上留下聲名；他是第一個用重迫擊砲和德軍坦克交手的。斯加肯中尉的高射砲中隊是永遠不被人忘記的。這個高射砲隊，同它的圍切斷了，單獨戰鬥了二十四小時以上，打退敵人空中和地上的多次進攻。在天上地上，火和煙，爆炸炸彈的鋼鐵鏗鏘聲，子彈的哀泣和機關槍陣陣的卡卡聲，混成一片。砲隊裏有女孩子。整整二十四小時，他們和砲兵夥伴們並肩作戰。每一次高射砲靜